

# 道家哲学与古代文学理论

高起学 著

同體也。也以爲也。也以爲也。

天下留其美也。無美也。無惡也。也相

善也。無善也。無不善也。無難也。也相

罪也。無相罪形。也相罪益。也相罪粗

略。也相旧罪體。也相也。也相罪凡無

也。也相而相也。也相而弗相。也相而

而弗相。也相而弗相。也相而高相。也相

而弗居。也相而弗居。

## 作者简介



高起学，男，汉族，1927年生，原藉山西省万荣县，共产党员。1949年至1952年，在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1952年底转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作研究生，从黄药眠先生攻读文艺学。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陕西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是“全国文艺理论研究会”会员。

多年来，本人从事文艺理论，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学方面、讲授过《文学概论》、《文艺学专题讲座》、《马列文论》、《古代诗论》、《古代文论》等课程。在科研方面，先后在“文艺研究”、“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安晚报”、“陕西戏剧”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文艺的真实性与理想性》、《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李白杜甫诗歌主张异同漫议》、《皎然的诗味说》、《马克思论艺术生产与精神文明》、《悲剧形象应该多样化》、《毛泽东独树一帜的诗论》等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有的文章被收入《美学文学论文集》、《马列文论研究》等书，《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几点理解》一文，曾获“一九八一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曾与教研室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文学理论常用术语简释》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传略见《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第五卷，上册。

# 目 录

自序 .....	高起学(1)
第一章 道家之道 .....	(6)
一、道的概念 .....	(6)
二、道家之道 .....	(8)
三、道的产生及老庄道的概念之异同 .....	(13)
四、道对中国古文论的影响 .....	(15)
第二章 自然论.....	(20)
一、老庄的自然观 .....	(20)
二、“自然”“无为”与古文论 .....	(26)
三、强调真朴,反对矫饰 .....	(42)
第三章 虚静论.....	(53)
一、虚无与虚静 .....	(53)
二、古文论中的虚静说 .....	(59)
三、虚静论的性质、特点和意义 .....	(72)
第四章 形神论.....	(78)
一、道家的形神观 .....	(78)
二、魏晋玄、佛家的形神说 .....	(81)
三、道家的形神观与古文论 .....	(84)
第五章 言意论 .....	(109)
一、道家的“言不尽意”论 .....	(109)
二、魏晋玄、佛家的言意观 .....	(112)
三、“言不尽意”说与古文论 .....	(118)
第六章 意象论 .....	(139)
一、意象 .....	(139)

二、直觉·体悟·灵感	(145)
三、庄子散文的文学性质	(157)
四、规矩、法度与自由地创造	(160)
<b>第七章 方法论</b>	<b>(166)</b>
一、老庄的思辨与艺术辩证法	(166)
二、老庄对现实的批判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	..... (170)
三、老庄的理想与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179)
<b>第八章 风格论</b>	<b>(198)</b>
一、道家哲学与艺术风格	(198)
二、以风骨品人与论文	(202)
三、风格的分类及其特点	(206)
四、道与“平淡”、“古朴”的风格	(211)
<b>第九章 意境论</b>	<b>(219)</b>
一、老庄的道与意境	(219)
二、魏晋玄、佛家的意境说	(227)
三、古文论中的意境说	(232)
四、意境的民族特色	(243)
<b>后记</b>	<b>高起学(247)</b>

# 自序

## (一)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对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有自己产生的土壤,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自己的名家,有各种形态的理论著作,有自己特殊的范畴、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

一种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形成,总是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分不开的。综观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能够形成体系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有三家,即儒家、道家和释家。儒家以孔孟为代表,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强调言志、载道、尚实用、重功利。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虽然很少谈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而是谈道论德,融宇宙人生为一体。但是在这些玄虚的论述中,接触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规律等一些重要问题,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艺术的审美思维相契合,这就形成了重审美、重艺术的一派。释家是外来的思想文化,它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它自从汉代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道家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的思想文化。在先秦,儒道和其它各家,竟相争鸣,自由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法诸家几乎被视为异端,而儒家的思想一直占着统

治地位,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富,而道家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道家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老庄虽然没有直接谈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话,但他们在谈哲学、政治、道德、养生等问题中,却更深层次地接触到一些美学和文学问题,在对社会现实和文学艺术的否定中,包含着对文学理论的深刻启示,他们比儒家对文学现象有着更为本质的理解。在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美学观、文学观,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美学观、文学观,可以说是双峰对峙,二水分流,都是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头。儒家的文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固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构成了中国文艺传统中主导的一面,但是其中保守的成分却禁锢着文学艺术的发展。道家的美学、文学思想则对儒家的美学、文学思想体系起着冲击和解放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道家强调的精神自由、超功利、重审美的文艺思想的追求,那么,中国的文学观念始终被束缚在儒家的明道、征圣、宗经、美刺、教化这些范畴内,艺术和艺术美学就不会有如此重大的成就和发展。因此研究道家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古文论的影响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研究道家哲学对古文论的影响,主要是研究老庄哲学对古文论的影响。道家本是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学派。“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该书称道家为“道德家”,列为九流之一。道家创始人为春秋末年的老子。他著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据《论六家之要指》所载,老子之后有杨朱,其学说是主张“重生”、“贵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反对墨子的“兼爱”、“尚贤”和孔子的伦理思想。杨朱之后,在齐国稷下出现了道

家的几个流派，其中有主张“澹然与神明居”的“关尹派”（庄子《天下篇》曾把他与老子并列），有主张“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的宋钘、尹文派，还有主张“弃智去己，齐万物以为首”的田骈、慎到派等。这些学派在当时受各家的影响，或杂有墨家的主张，或杂有法家的学说，不完全是道家之旨。例如田骈慎到派，虽然庄子《天下篇》把他们与道家并列，司马迁的《史记·孟荀列传》说他们“学黄老道德之术”，但他们又倡导“法”和“势治”，主张“抱权处世”、“无为治天下”，要君主持权位之势以行法，所以荀卿又称他们“尚法”，而宋钘、尹文派的主张则与墨家相差无几。老子学说的传承者主要是庄子。《史记》以老庄同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老子之言”。老子学说经庄子创造性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所以后世称道家主要是指老庄学派。由于时代的不同，认识的差异，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对于矛盾对立及其发展，对于清净无为等这些问题的认识，就存在着差异。由于这些不同，因而道家思想就呈现出复杂的现象。

道家思想又是在与儒、墨、法、释等各家相互排斥、相互吸收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由于诸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就有不同的看法，对医治社会弊病所开的“药方”，自然也就大相径庭，因而各说其是，互相辨难。但由于他们又是同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利益和要求，而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儒、道、释的融合成为主要的趋势。例如，明代释德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说〈学要〉》）。由于这种原因，就使得中国古文论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往往杂有儒、道、释各家的思想，一个理论概念，如“虚静”，儒、道、释都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就又增加了辨析道家对古文论影响的困难性。遇到

这种情况，我就注意了多方面的考虑和分析，以定其主次，辨其正误。

### (三)

在学习研究中，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于道家美学文学思想体系的探讨。

在先秦，文学创作总的来说是不发达的，对于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亦少有，诸子的美学、文学思想一般地说都是在谈论哲学、历史、道德、社会等问题中表现出来的，而且都比较零碎分散，没有系统的美学、文学理论著作，《老》《庄》也是这样。后世学者对老庄的研究，大都致力于他们的哲学思想，至于美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则比较少，而且对具体问题着眼多，对文学思想体系探索少，使人有难窥全豹之感。鉴于此，本书试图对老庄的文学思想体系作些探索。我们知道道家的哲学核心是道，道虽然是他们虚构出来的，但它却包含了自然、社会、人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给文学及其理论以宝贵的启示。从这一情况出发，我们认为道家的文学思想体系，也仍然是围绕着道展开的。它以道为中心，以直观体知为思维方式，以自然论、虚静论、形神论、言意论为主要内容，以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为归宿，构成了老庄对后世文学文论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学思想体系。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探索、去理解，那么，他们关于美学、文学方面的见解及其内在联系，或须就较为易于掌握了。

其次，把老子和庄子对后世文学及其理论的不同的影响加以区别。

老子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他把道提高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大大超过了殷周以来“道”的概念，在哲学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在美学和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却不如庄子。老子对后

世文学思想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启示，而直接谈论的却很少。庄子则不同，他是孔子之后，跟孟子一样，是在文学范围活动的重要人物。所不同的是，孔孟文学活动的对象是《诗三百》，这是前人创作的结晶，孔孟多从社会学和鉴赏论的方面进行阐释。而庄子文学活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散文、寓言，着眼点是自己的精神感受，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在创作方面。由于老子和庄子的这些不同，所以后人对老庄的研究，着眼点也就不同，在美学、文学思想方面往往重庄而轻老。本书试图加强对老子美学和文学思想的探讨，以便对道家文学思想有个全面的了解。

最后，研究的原则。

道家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民族特色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是中国思想文化一宗宝贵的遗产。这宗遗产又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打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正确和错误并存，精华和糟粕互见。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在研究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原则，科学地加以清理，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借鉴的思想材料。那种忽视或蔑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盲目崇拜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美学、文学的态度和做法，是我所不取的。反之，不加分析批判地宣扬传统思想文化中消极有害的东西的行为，也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只能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它。

一种文艺思潮一个理论观点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学传统的等外部和内部的原因。本书探讨道家哲学对中国古文论的影响，力图与外国文艺现象中有关之点联系起来，通过分析比较，以定其优劣，也试图看看现在我国文艺领域内所出现的新现象，所取得的新成绩，与道家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有什么关系，探其源，究其实，对其作出科学的评价。

# 第一章 道家之道

“道”是老庄哲学的核心，也是他们所有思想的基础，老庄的政治、道德、历史、美学、文学诸观念，都是与“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了解老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首先就要弄清楚老庄的“道”。

## 一、道的概念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殷周时期，人们就谈论着“天道”“人道”的问题，这里的“天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主宰着一切的有人格的“神”即上帝，一是指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的过程，前者是唯心主义的天道观，后者是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唯心主义的天道观，被殷周奴隶主统治者作为神权统治的工具，如《国语·周语下》：“吾非瞽使，焉知天道？”这里的“瞽使”是专门传达上帝旨意的使者。到了春秋末期，周天子大权旁落，这种社会变动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迷信的“天道观”开始动摇，人们赋予“天道”以朴素唯物主义的内容，如周内史叔兴认为宋国境内落下殒星和“六鹢退飞”的异常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并指出“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吴国伍子胥说：“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越国范蠡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郑国子产更把“天道”和“人道”对立起来，以“人道”否定“天道”，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这表现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进步。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各家各学派的“道”含义互不相同。就先秦说，孔子所说的“道”，其自然观指的是“天命”，其社会内容如“仁”，则指的是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原则，他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等就是这样。墨子的天道观则是“天志”，其社会内容如“兼爱”、“非攻”、“非乐”“节葬”等，则是小生产者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法家的“道”则另有内含，如韩非说：“道者，万物之所谓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所谓”，即事物自身的规定性，是使该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东西，即自然变化的规律。就社会内容说，他提出的“法、术、势”，则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的治国驭民之术。道家的“道”，则是宇宙的本体，其社会内容则是农民小私有者的思想意志。不仅各家各派的“道”含义不同，就是同一家同一学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人那里，含义也不尽相同。就儒家来说，孟子的“道”不同于荀子的“道”，董仲舒的“道”与杨雄的“道”迥异。唐宋时期，古文家的“道”与理学家的“道”大相径庭。为什么“道”会有如此大的歧义呢？因为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同，因而所标举的“道”含义也就不同。

“道”的本义是“路”。《说文》释之云：“道，所行道也，从行，从首。”这段话的前一句，是说道是人行走的路。“从行”，是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正如鲁迅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从首”，是说人们走路要靠眼睛和耳朵辨别方向，注意障碍，而眼睛和耳朵是长在头上的，所以从首。这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揭示“道”的本意的。

“道”的进一步引申发展，则是指事物的法则、规律。因为路一旦形成，行人就必须共同遵守，如果胡行乱走，就要碰钉子，吃苦头，因而“道”就超越了本义而具有法则、规律的意义。这一法则、规律体现在自然方面就是所谓“天道”，体现在社会方面就是所谓

“人道”即人事或社会规范。随着自然、社会及科学的发展，“道”的含义就日益复杂了，所以哲学史上所谈的各种“道”，虽然都是属于哲学的概念，用同一个文字符号“道”来表示，但其内含却相当复杂，只有具体的分散的“道”，没有固定的统一的“道”。只有老子才把“道”上升为哲学的最高概念，视为宇宙的本体，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道家的思想体系。

## 二、道家之道

道家论道，当首推老子。老子是春秋后期的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曾任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后见周朝衰微遂退隐，著有《道德经》，亦称《老子》。庄子名周，生活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形成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记》以老庄同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本归于老子之言”。由于庄子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他对老子的“道”有所发展，但其基本观念却是一致的。

老庄的“道”，内容丰富，名称不一，根据他们的阐释，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 （1）“道”是太初浑朴状态的物质实体

老子对于“道”作了这样的描述：“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就是说，在天地未辟之前这个浑沌的实体就存在着，它独立自在，任何外界因素都不能干扰它、改变它。它弥漫宇宙，充斥六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它没有声音，没有形体，没有名称。老子没有办法叫它，给强起了个名字曰“道”，曰“大”。在老子看来，道是不可以名称，

不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就是不真正的道（“道可道，非常道”）。既然是永恒的常道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么人们何以知道“道”呢？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是用五千言把它表达了出来，所以后人对这点颇有质疑。白居易在《读老子》中说：“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言吾闻于老君。若云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这确是老子不能自言其说的矛盾。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主张，对“道”的特征作了这样的描绘：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合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知北游》）这也就是说，“道”在天地未辟之前的洪荒时代就独立地存在着。它自本自根，无形无为，大至六合，小至秋毫，无所不在。正因为它弥漫宇宙，总括一切，庄子也把它叫做“大”。他说“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也认为“道”不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他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这也就是说，“道”是不可以用名字来称呼的，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够说清楚的，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道”了。

## （2）道又是“有情有信”的精神实体

道作为太初浑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精神性的？老庄的看法似乎不同。老子说：“有物浑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这种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这里所谓的“精”，指的是细微之物，即极为细小的粒子状的东西，而这种极为细小的物质象空气一样，不是耳目所能直接感觉到的，正如老子所形容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正是这样无数的极细微的物质构成了整体的“道”。对于这样道体的特点老子反复用形象的语言加以描绘，说：“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

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皦”是明亮，“昧”是黑暗。一切具体的东西，光线照射到上部就明亮一些，光线照不到的下面就黑暗一些，而道却不是这样，它是通体透亮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似有似无，似隐似显，呈现为恍惚的状态。老子用了许多玄奥深邃的字眼，如“冥”、“幽”、“湛”、“希”、“微”、“寂”等来形容道，使道成为难以捉摸的东西。

庄子对道的这一特征也作了描绘。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见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独精焉；故其与万物接焉，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天地》）。庄子对“道”的认识，一方面与老子是相同的，认为道与万物接，即以物的形式显示，它有形有状，在冥冥之中能够看到形象，听到和声。另一方面，又说道“有情有信”，神而能“精”，这样就赋予道以精神的实体，使道神秘化了。所以在“道”的性质上老庄的认识有所不同。老子认为它是物质实体（“道之为物”），而庄子则认为它是一种精神实体（道有情有信），老庄对“道”认识上的这种差异，就使得后人对“道”的理解众说纷纭。

### （3）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

老子说：“道先天而生，可以为天地母。”（二十五章）又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五十二章）道不仅产生了天地，也产生了万物。老子说：“道者万物之主也”，“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还进一步描述了这个产生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一”在道家哲学中指的就是“道”，因为在老子看来，道是“无物之象”的精气，浑然一体的存在着，所以道就是“一”。“一”与“道”在老子的哲学中经常当作同义词，如：“天得一以清”（三十九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等，其中所说的“一”就是道。“道生一”就是道产生自己，即“自本自根”之意。“一生二”，就是说在道的浑一体中，存

在着两种矛盾的因素，这两种矛盾的因素，分化为两种对抗的力量，即阴阳二气。“二生三”即阴阳之气互相矛盾运动的结果产生了新的第三者。这第三种新生物，又“负阴而抱阳”产生了万物，而“道”本身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产生它、影响它。所以老子说：“吾不知谁之子也，象帝之先”。这也就是说，道是先于上帝而存在的，这样对造物主的新解释，就怀疑和动摇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老子的“道”论，虽然还不能说是彻底否定了殷周以来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权观念而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却可以说它是从古代信仰人格的神和巫术迷信的世界观，到后来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过渡阶段和中心环节。正因为这样，老子的道，一方面无所不能，具有产生万物的伟大力量，其作用同“神”非常类似；另一方面，它发生这些作用，又完全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不同于人格化的神，这就使得后人对老子的“道”既可作这样的理解，又可作那样的理解。

庄子对道的作用也作了论述，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渔父》）。这似乎是说道是物质的，道生万物，万物的生存发展都要顺物自然，这同老子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道“有情有信”，“神鬼神帝”，这样就把道解释成为一个人格化的天帝了。这一观念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得更明确，他说：“物物者非物”。既然产生和支配万物的不是物质的东西，那就只能是精神的东西了。这样，庄子所说的“道”就具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性质了。

道生万物，也就是“无生有”。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是有名有形之物，“无”是无形无名之物。“道”是由后者所构成，它虽然无形无名，但产生着天地万物。在这里老子是把“无”与“虚”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四章）。“冲”训为“虚”，即是说，道体是虚状

的，但它却能发挥无穷的作用。他作了个比喻：“天地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这就是说，天地之间是虚状的，但万物却从这虚的状态中蓬勃生长，可见这虚空中却存在着物质的矛盾运动，含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因子。老子在这里开始失足了，他把物质的无形无状的“无”与空虚无有的“无”有时混淆起来了。他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并举例说：器皿中间空虚的地方才可以盛东西，起了器皿的作用。老子这里说的器皿中间空虚部分的“无”，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而不是隐形的物质的“无”，并且把前一种的“无”说成比“有”更为根本，这就造成了理论上的漏洞。庄子正是利用老子理论上的这个弱点，对“有产生于无”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他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云乎？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齐物论》）庄子所谓“古之人”就是指认识最正确的人，这样的人认为世界最初空虚无物，后来有了物，随之有了名词概念。再后来就有了是非。是非观念的明确化就意味着“道”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庄子把“无”理解为“空虚无物”，这样就把“无生有”解释成为精神产生物质，回到上帝创造一切这个唯心主义的老命题上来了。

#### （4）道是宇宙运动的总规律

道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总根源，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的总规律。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谓道纪。”道纪就是道的规律。道体虽然不为我们所认知，但它作用于事物所显示出来的规律，却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这规律就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说：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二十五章）无名氏在《道德真经解》中释之曰：“强名曰大，惟其大也，故能涉天下之用，无所不往；穷四海之物，无所不往，所以曰逝；无所不至，所以曰远；道至于远，故返以复初，而使终而有始，以周行，

此所以远曰返也。”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规律，实际上是老子以直观的方式对宇宙间日月星辰运动规律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并用“大”、“逝”、“远”、“返”来描绘“道”，说明道生万物，万物死灭后，复归于道，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至于各个具体事物，也还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必须服从道这个总规律，这些具体的特殊的规律，老子把它们叫做“德”。“德”是“道”落实在自然和社会人生层面上的具体化。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二十一章）。这就是说，具体物的规律是受这个总规律支配的，老子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天之道”，“人之道”都是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具体规律，都是“道”的一部分，服从“道”的总规律，所以《老子五千言》又称作为《道德经》。

庄子看到了万事万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运动中，但这个运动仍然是“道”在主宰着，一切事物得到了道就生，失去了道就死，办任何事情，顺应道就成功，违逆了道就失败，这样，道就成了支配一切事物的总规律。在这里，庄子对“道”的总规律表现了认识上的矛盾，一方面，他继承了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道是物质自身的矛盾运动所体现出的规律，例如，他在《齐物论》中谈地籁时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这是说风是自己在吹，并不是有什么外在怒者使它发出的声音，这样就似乎否认了具有人格化的上帝在起支配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相信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冥冥中主宰着人的命运，这又把主宰事物发展的规律神秘化，走上了唯心主义的歧途。

### 三、道的产生及老庄对道认识上的异同

老子的“道”是他从观察宇宙万物运动的规律中虚构出来的。老子生活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已经进入末期，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正